



安凤和孩子们在奔跑。

□ 贵州民族报全媒体记者 宋兰

大山里的“小诗人”——

黔北深处 种下星光



2021年9月,遵义市凤冈县凤岭街道石径完小的一间教室里,傍晚的阳光斜斜地打在黑板上。一个小女孩踮着脚尖,举着半截粉笔,认真地画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圆圈。当被问及在画什么时,她轻声回答:“画妈妈。”
小女孩的父母远在浙江打工,在当时的石径完小,有80多名这样的住校生。“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?”这个问题在安凤心里扎下了根。这个念头,也催生出了“大山里的小诗人”志愿服务项目。

从一家粉店到一间书屋

要想知道“大山里的小诗人”志愿服务项目如何诞生,得先了解安凤。

1984年,安凤出生在凤冈县凤岭街道石径村,20岁经人介绍结了婚,和丈夫在村里经营一家羊肉粉店,起早贪黑维持生计。

彼时的安凤敏感寡言,很少主动与人交流。直至2012年读书、写诗走进她的生活,彻底重塑了她。“阅读改变了我,写诗释放了我。”安凤坦言,书本拓宽了她的眼界,文字赋予她直面内心、表达自我的勇气。

“阅读能够开拓视野,我想让孩子们也开始阅读,就想买点书给孩子们看。”于是,她把自家羊肉粉店二楼的房间收拾出来,摆上书架,挂上“静渡书屋”的牌子。

起初,没有孩子上门读书。她就和孩子们说:“来这里看书有糖吃,读得好还有小奖品。”慢慢地,孩子们被糖果吸引而来,却悄悄爱上了阅读。

这份与书籍相伴的美好,让安凤心底生出一个朴素坚定的念头:要让大山里的孩子平等拥有阅读的机会。2021年9月的一天,想到自己持有教师资格证,熟悉孩童的教育引导方式,安凤便主动向学校申请,每周两个下午义务到校,陪伴住校的孩子阅读课外书。

从那时起,诗歌课就这样开始了。安凤每周抽出两个下午,提着装满书的袋子走进石径完小,带着孩子们读书、写诗。

2023年3月,安凤将孩子们写的诗印刷成第一册《大山里的小诗人》;2024年3月,她又印出了第二期。大山里孩童的心声,不再局限于教室与书屋,借着诗集,让更多人看见藏在山野间的诗意。

一间书屋,一间教室,安凤以一己之力,为山里孩子搭建起一方文字栖息的小天地。



安凤在“静渡书屋”阅读。

从一段句子到一册诗集

“梦见爸爸了/他笑了笑/我也笑了笑/爸爸对我说/要好好的/乖乖的/爸爸向我伸出手/这时我醒了/爸爸没有拉着我/我没有抓住梦。”

这首诗叫《梦》,出自学生任双雪。对于常年与父母分隔两地的山区孩童而言,书写自然成为最温柔的情绪疗愈方式。

任双雪的诗里,有思念,有难过,但依旧自信、阳光。“把情绪写出来之后,

压在心里的石头好像就没那么重了。”任双雪说。

类似的蜕变正在孩子们身上悄然发生。在诗歌课上,越来越多的孩子在诗歌里找到了说出来的勇气。有的孩子写对爷爷奶奶的心疼,有的孩子写对远方父母的思念,有的孩子写对校园生活的感受……这些文字不讲究韵律,不在意修辞,却字字真诚。

学生苏佳怡说:“我之前,很自卑、胆小。上了诗歌班后,我开心时写诗、难过时写诗,慢慢变得开朗、自信。”

曾因为家庭原因寡言少语的学生安佳语,在一次次书写中打开心扉,后

来凭一首诗在2025年的“翠龟杯”全国乡村儿童诗歌大赛中获得优秀奖。“现在的安佳语,可以在读书会上大方地分享自己的诗作,自信又活泼。”安凤说。

诗歌的课堂不止在教室里,安凤带着孩子们走出教室,到草坪上、到茶山上、到老木屋前,观察花是怎么样的、云是怎么飘的、雨打在瓦片上是什么声音。

在大自然里,孩子们的想象力像春天的野草一样疯长。他们看见春天的桃树,说“桃树穿了粉色的裙子”;看见蒲公英在风里飞,说“蒲公英是个急性子”;看见老木屋前的桃树和蝴蝶,

就写成一首春天的信:“春风给木屋一封信/木屋转给旁边的桃树/桃树转头给头顶的蝴蝶/蝴蝶又传给了我的发辫/我又转给我的诗/就有了春天里的一首诗。”

当第一册《大山里的小诗人》印出来时,孩子们围拢翻找自己的名字。“我的诗出现在书里了,像做梦一样。”“我们的诗会有很多人看到吗?”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讨论着。

从怯于开口到落笔成诗,渐渐地,诗歌已经成为孩子们观察世界、安放情绪的疗愈站。他们真正在阅读中开拓了眼界,在写作中改变了自己。



当第一册《大山里的小诗人》印出来时,孩子们围拢翻找自己的名字。“我的诗出现在书里了,像做梦一样。”“我们的诗会有很多人看到吗?”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讨论着。

读罢信,任双雪激动地说:“我从来没想过,我们的诗能飞到上海,还能得到叶辛爷爷的关注。原来诗真的像一封信,能去到很远的地方,让更多人看见大山里的我们。”

从一个人到一群人

随着《大山里的小诗人》的陆续出版,这些携着山泉与星光的诗句叩响了远方的大门。

2026年1月3日,著名作家、编剧、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叶辛寄来一封信,称赞孩子们的诗为“来自清澈的心灵,来自大山深处最珍贵的回响”,并鼓励他们“用你们的笔,记下山里的春天,记下山里的春夏秋冬”。读罢信,任双雪激动地说:“我从来没想过,我们的诗能飞到上海,还能得到叶辛爷爷的关注。原来诗真的像一封信,能去到很远的地方,让更多人看见大山里的我们。”

与此同时,随着诗集一本本面世,孩子们的诗作逐渐被外界看见,社会力量开始汇聚。《大山里的小诗人》第三期诗集得到了社会资助并出版;第四期诗集由凤冈县委社会工作部、凤冈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牵头统筹汇编。凤冈县委社会工作部还将该项目纳入志愿服务项目,连续两年积极争取上级扶持资金,用于诗集编印发行和乡村学子研学活动。

如今,《大山里的小诗人》已出至第四期,收录了400多首孩子创作的诗歌。这本最初只是“想保留孩子们的诗”的校园刊物,如今已覆盖凤冈县公共图书馆和中小学校,成为丰富全民阅读载体、赋能乡村美育、点亮山区孩童文学梦想的特色读物。

社会力量的注入远不止书籍。2025年,《大山里的小诗人》项目吸引了多方力量,为石径完小增加了书籍、书桌、课桌椅、爱心棉被等,实现了“班班有图书角”“人人有新课桌”“寒冬有暖被”。

2026年3月,在当地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下,30平方米的“静渡书屋”升级扩容为130平方米的“山樾书社”。书社刚开时,书架空空荡荡,安凤发出求助,书籍便从全国各地涌来。其中,有一批书来自中国地质大学(北京)自然文化研究院,“当收到那一箱书,看到‘中国地质大学’几个字时,才发现原来我们的故事已经传到那么远的地方了。”安凤说。

3月20日,在中国银联与《诗刊》社联合发起的“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”——全国青少年儿童诗歌征文大赛暨中国银联诗歌POS机公益行动“大山里的小诗人”诗歌征集计划(第二季)中,凤岭街道石径

完小12名学生获奖,更多人看见了“大山里的小诗人”。

2026年7月16日,“山樾书社暑期公益美育成长营”正式开班,成长营邀请大学生、研究生志愿者担任授课老师,开设绘画、手工、书法、文学创作和阅读等课程,让乡村孩子免费享受优质的美育与文学素养提升。

从一间烟火弥漫的乡村羊肉粉小店、三十平米的简易书屋,到覆盖全县的公益美育项目;从一个普通人简单的善意初心,到政府、企业、高校、作家、志愿者等多方力量携手接力;从不敢开口、心事无处诉说的孩童,到笔下自有星河的创作者,“大山里的小诗人”早已超越一本诗集的简单定义,成为乡土之上温柔且坚定的精神象征。

“春风是匹马/这匹马带来了寒冷/带来了新芽/还给桃树穿上了粉色的裙子。”在黔北深山,安凤和孩子们以诗在泥土中播种希望,种子破土,追寻阳光;他们以诗歌相拥春光,笔下一字皆是希望种子,入土扎根,终成参天大树,奔赴曾经遥不可及的远方。

(本文部分素材由凤冈县委宣传部汤莉提供)

记者手记>>>

谈及为何要教孩子们写诗,安凤说:“只是想让他们把生活记录下来。”她不曾想到,这般朴素的想法,竟开启了一场由一群少年执笔、整个社会托举的乡村儿童成长之路。

她从不敢平仄、韵律、意象,而是带着孩子们走到户外、走进自然,陪着孩子们从沉默到提笔,从不知道说什么到试着把情绪变成句子。许多内向、怯懦的孩子,都在纸笔间完成蜕变。

诗歌是什么?在这个山野小课堂里,诗歌是一把钥匙,一把打开心锁的钥匙。无处安放的思念、偶遇春色的欢喜,都能藏进短短诗行。这些干净纯粹的文学,顺着山野飞向远方,被更多人看见。

当一本本被社会力量接力出版的诗集出版,一件件从远方而来的装着书籍的包裹打开,一间间扩至一百三十平方米的书社开业,这场由一个人开启的陪伴,慢慢汇聚成无数双手,稳稳托举起乡村孩子的梦想。

从沉默寡言到大胆表达,从自卑怯懦到自信舒展,这份蜕变,离不开文字长久的滋养,更源于心声被倾听、被珍视的力量。这场扎根黔北乡土的诗歌实践,诉说着温暖的教育力量:一束微光点亮另一束微光,点点星火,终能汇聚成璀璨星河。